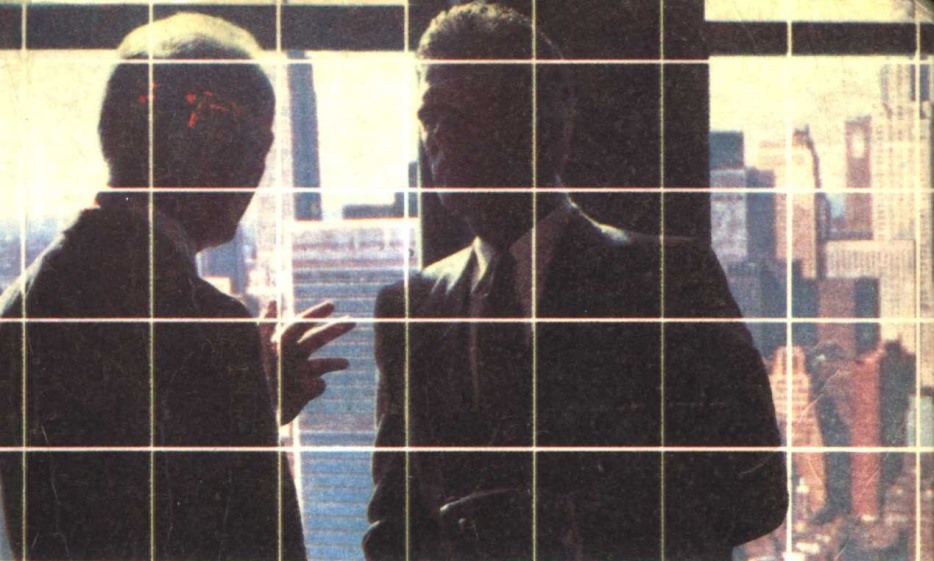




Z-3
号绝密文件

G·S·西蒙斯 著 文军 吴念 译



Z—3号绝密文件

G.S. 西蒙斯 著

文军 吴念 译

南海出版公司

1991·海口

Z-3号绝密文件

作 者 G.S.西蒙斯

译 者 文军 吴念

责任编辑 宋亦工

特约编辑 徐 静

装帧设计 古 棕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本 8.375印张 152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500册

ISBN 7-80570-537-2/I·169

定价 4.20元

芝加哥——WGN 电视台, 星期五, 中午 12 时。

各位观众, 国防部长克雷默马上就要到了。大家都知道, 他也是下届副总统候选人。尽管今天天气阴沉, 警察估计在斯坦特大街两旁还是挤满了大约 10 万人。许多人是去商店买东西的, 还有不少人是上午工作结束后准备去吃午饭的。他们都翘首以待, 希望能亲眼目睹克雷默的风采。要是可能的话再跟他握一下手……他经常步入人群, 很乐意与平民百姓握手寒暄。

他在竞选活动上花的时间还不多, 这是 3 年多来他第一次到芝加哥。芝加哥是他的故土。今天许许多多市民来欢迎他, 表现出他们对本市所产生的这样一位杰出人物充满了自豪感。如果进行民意测验, 多数人可能会说: 他们宁愿他竞选总统职务而不是副总统。

国防部长克雷默像一些知名人士一样, 毕业于斯通麦兹高中, 后来又从罗由拉大学法学院取得法律学位。不少人把他看作是本市有史以来最出类拔萃的地方律师。他虽然固执却为

人公道。他主张执法严厉但又要讲人性。本记者记起了他办理的一件案子。在办案过程中，他发现被告清白无辜，此时他实际上放弃了自己的起诉人的身分，却为洗清被告的不白之冤而奔走呼号……啊，我看见第一辆车过来了，那一定是市长。人群挤在人行道上，好像更加激动起来。

我们现在刚好在马歇尔·菲尔兹百货公司南面，但几乎看不见那儿的入口。从楼上沿街窗户里飘下欢迎的彩色纸带。

市长来了。他还是平常的打扮：围巾、帽子、大衣，还有手套。有人说他从来不感冒，你只要瞧他一眼就会明白这话的道理。今天上午曾有几个人在这里示威，警察已经把他们撵走了。

我看那就是候选人的汽车来了，是“大陆”牌的，车上还插着一面小小的美国国旗。啊，肯定就是这辆车了。我们看见他下车来同人群握手。特工人员在他四周围成一圈。人们从四面八方朝他挤过来，都想同他握手。一定有10来个特工人员混在人群里边。他很快就要走到我们的摄像机前了。今天晚上在帕默尔宾馆将举行盛大的招待会，届时将有400多宾客出席，其中有不少是他的老朋友——出事了！……我看不清，部长像是往后倒去。他握住自己的手……一定出什么事了。他好像支持不住，他们

正把他弄回车里。我看不清他是否在说话。没有听见枪声。好像他手上有血。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嗨——我仿佛看见有人溜走，只是一闪就不见了。在这样乱哄哄的情形下，很难说是不是看清楚了。特工人员正竭力开出一条道来。人们惊慌失措，把路全堵上了。现在候选人的汽车开走了，两个警卫站立在车身两侧，后边紧跟着3辆摩托车。这里混乱不堪，警察的叫喊声此起彼伏。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真见鬼，有人看见他了吗？他一定跑进菲尔兹百货公司了。他们现在应该早就把那地方包围起来了。天啊，我不希望这又是一次暗杀。这个国家的暗杀事件已经太多了。但是我没听见枪响。他们一定把他送到长老会圣卢克医院去了，那家医院离这里只有几分钟的路程。现在我再说一遍，克雷默部长已经被……

WOS 电视台，12时09分。

现在我们中断本节目，有一个重要新闻公报。国防部长克雷默在斯坦特大街与欢迎人群握手时可能遭到了枪击。眼下他的情况还不清楚，但他还活着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被送往附近的麦克·里斯医院或者是长老会医院。稍候片刻请继续收看有关的报道。

WIND 广播电台，12时10分。

新闻公报。国防部长在斯坦特大街遭到一位不明身分刺客的袭击。他的情况现在还不太清楚。有几位目击者说看见他的手上、外衣上溅有血。我们将报道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作为竞选旅行的常规，候选人每到一地，附近的医院就会得到通知，做好准备随时应付突发事件。候选人的司机也专门得到指示，以便出现紧急情况时能见机行事。克雷默离开华盛顿之前，保卫人员曾考虑过让芝加哥大环路地区附近的3家医院做好应急准备。它们是南部的麦克·里斯医院，北部的威士纪念医院和西部的长老会圣卢克医院。可是在他抵达前两天，只有长老会医院得到了通知。这家医院的地理位置十分理想，它紧靠着艾森豪威尔快车道，离闹市区只有3.2公里。1公里远处还有两个交通干道交汇点，因此再通知另外两家医院就显得多余了。除了在奥哈尔国际机场的那几分钟外，副总统候选人的活动总是在距离这家医院8公里的范围之内。

在某些人眼里，长老会医院是中西部可以与波士顿久负盛名的马萨诸塞综合医院相媲美的医疗机构，是一家现代化、设备精良的医院，能够处理除了严重烧伤以外的各种急症。

这家医院隶属于一个庞大的医疗中心，中心管辖之下还有4家医院，3所医学院。在一个差不多全是穷困的意大利人和黑人居住的破旧住宅区里，这

些机构就好比汪洋大海中的岛屿那样显眼醒目。只有艾森豪威尔快车道带来一点城市更新的气息。长老会圣卢克医院，还有它那些手面阔绰的常客，都像是被摆错了地方。

为来访的大人物做好应急准备，这对长老会医院来说已不是第一次了。所以通知从上面传下来的时候，医院里几乎没有人把它当回事。然而当从克雷默的轿车里传来无线电呼号，说估计在3分钟之内克雷默将到达时，这种漠不关心就变成了惊慌失措。

几秒钟后，从办公室里跑出两位官员，来到候诊室把病人请走，对那些看上去病情严重的则请他们上库克郡医院或是伊利诺伊斯研究医院。一位保卫人员快步奔跑至附近的交通路口指挥来往车辆绕道行驶。另一位官员急忙赶到急诊停车处，确保没有救护车停在那里挡道。过了一会儿，一个护士推着一辆带轮的金属推床赶到，床上还挂着一个手提氧气筒。室外空气凉爽，清晨的毛毛细雨现在已是雨声淅沥。

手术室外边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外科主任尼森医生还在洗手，准备给一个腹内有不明肿块的8岁女孩进行手术探查。这位已经开始谢顶的矮个子医生穿着绿色的手术罩衣站在洗手槽旁，手臂上的肥皂泡正从手指尖往下滴滴。此时一位助手冲进更衣室大声告诉他这个消息。他立刻停止洗手，从旁边椅子上抓起一条用过的毛巾跑回办公桌前，接通

对讲机。另一端的总机接线员正等着他，马上对他又说了一遍：克雷默受伤了，正在来长老会医院的路上。尼森马上让她呼叫另外两位外科医生，随即朝离他最近的一部电梯走去。当他擦干手臂上的黄色肥皂泡沫，等着电梯的时候，听见过道里响起接线员呼叫的声音，她重复了3次那两位外科医生的名字，请他们立即去急诊室。

每个月总有两位住院医生轮到在急诊室值班，一位是外科医生，一位是内科医生。当克雷默受伤的消息传来时，这两位医生正在忙着处理病人。

金发碧眼的威林是位年轻的住院医生，他正在给一个6岁的男孩缝合膝部划破的伤口。孩子的父亲，还有一位护士把这吓坏了的孩子按住，不让他动弹。威林医生缝好了最后一针，然后吩咐护士把小家伙带到另一个房间去包扎伤口。

赫伯特医生比他的同伴年纪稍长一些，他在进入大学和医学院之前曾当过兵。他个子不高，一头棕色的头发，脸上苦闷的表情与他的病人正好对得上号。他眼下的病人是个40岁的家庭主妇，6个月内她已经往医院跑了10趟，老是抱怨经常头疼，双手有刺痛感，关节肿胀，恶心，便秘，还有另外一些地方也不舒服。一切都表明她患了精神方面的疾病。赫伯特医生是唯一对克雷默来临的警报感到高兴的人，因为这使他有了借口从她那永无休止的纠缠里解脱出来，把她请出门外。

要在3分钟内把急诊室里的人都清理出去可不

是件容易的事。许多病人对被突然推出门外感到愤愤不平，有的人干脆拒绝上别的医院，还有的坚持要见医院的负责人。

呼吸治疗师最后一次检查了呼吸机，确信两个氧气瓶里的压力足够，一位心电图技师把一卷新的记录纸装进机器，再给电极预热使之能正确记录心脏跳动的节奏。

楼上，手术室的工作人员还在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尽管已经为克雷默留出了一个手术间，但许多器械还在别的地方使用，得赶紧找回来。隔壁的血库对克雷默的血型已记录在案，4个单位的A型血已从冷藏柜里取出，放进了恒温箱，以保证在使用时，血液的温度与人的体温相近。

没有人知道究竟还应该准备些什么，当护士还在急诊室拟定应急药品时，那辆黑色的轿车出现了，挡风玻璃上的雨刷沙沙地来回刷着。车还没有停稳，后车门就打开了，一位特工人员从车后座里跳出来。

赫伯特和威林这两个住院医生在推车斜坡道底端等候着，溅湿了的手推床就在他们身后。他们看见克雷默颓然靠在座椅上。车一停稳，威林就弯腰探进车里，一位特工人员协助他把克雷默弄上了手推床。

克雷默没有血色的嘴唇颤动着，试图说什么。外衣和裤子上有殷红的血迹，白色衬衫上的大块血斑就像是一道又深又长的刀口。

他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可是鲜血依然不断从手

指间流出，在手推床下面的水泥地面上出现了一滩滩血。他神智清醒，诉说右手疼得厉害。

两位住院医生急忙将手推床推进自动门，差点撞在玻璃门上。急诊室就在几步之外。手推床穿过哗叽帘幕而来时，急诊室里似乎已各就各位。尼森医生也气喘吁吁地赶到了。他满脸通红，手上直冒汗，室外不知从哪里聚拢来一些人，医院的保卫人员正组织起来把人群撵走。

虽然长老会医院的工作人员对抢救生命垂危的急症伤病员已司空见惯，但这次一位大人物的驾到却使所有与抢救工作有关的人员，甚至是那些久经沙场的高手也有些紧张。平时训练应付灾害性事故时，一般总是有些掉以轻心，并且训练用的替代品——橡皮人也不那么受到尊敬。在教室里，或者实习时，一个心电图电极放错了位置，甚至偶尔误诊都只有学术上的意义。但这一次却是真刀真枪，并且，送来的病人也非同一般。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是在同可能出任下届副总统的一位重要内阁成员打交道。他们也知道，这里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全国的关注。

“是怎么回事？”尼森说话的时候正在喘气。他先看着特工警卫，又转向克雷默。“你什么地方受伤了？”

“我的手，像是火烧着那种感觉！”克雷默前额上沁出一层薄薄的冷汗。他盯着眼前这位年长于自己的大夫，声音里充溢着痛苦和愤懑。

虽然早已打过招呼，小小的急诊室里还是挤满了人，人们互相妨碍着，好些人做着同样的事，紧张地重复别人的话。尼森对这种混乱的局面深感忧虑，他担心宝贵的抢救时间会一分一秒地白白浪费掉，便承头指挥起来。他一边像将军那样发出指令，一边提问。

“你还有其他地方受伤吗？”

“我想没有。”

“来个人给他量一下血压，不行的话就把那只袖子剪开。叫血库做好准备。你呼吸有困难吗？是不是枪伤？”

“不是。”

“准备静脉滴注。”尼森转过头来高声对威林说，尽管这位住院医生离他只有1米远。

尼森主要关心的是找到出血点。他立即动手剪去克雷默受伤的右手袖子，一位护士也剪开另一只袖子测量脉搏和血压，与此同时，赫伯特医生解开克雷默的衬衣，把冰冷的听诊器贴在他胸前检查他的心脏和肺部。

“脉搏110次，血压160/90。”护士说着松开血压计上的带子，让威林开始静脉滴注。

赫伯特回到尼森旁边帮他清创，结果发现拇指根部与手腕相连处有一伤口。他们马上就明白是动脉血管被划破了。随着每一次心跳，鲜血就喷出来，很快尼森的手术衣，还有他脚下的地板上都得满是血污了。尼森立刻以旁边消毒盘里拈起一块

纱布放到正在搏动的伤口上，同时捏住克雷默的手腕，把手臂举高，希望能借此减小动脉压力而少出血。

“看上去像是刀伤。”尼森握着克雷默的手腕，有些吃惊地说。他看着刚连接上的心脏监护仪，开始检查克雷默身体的其他部位是否有伤。看来好像没有。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一切都发生得太快，简直没法看清楚。就我所知，可能是一位拿伞的老太太干的。”威林把另一个静脉滴注的针头刺进左臂时克雷默蹙了蹙眉头。威林已经注意到第一个输液瓶的液体滴速正在减慢。也许要不了多久就完全输不进去了，因此他才在左臂开辟另一条输液通道。

“你一定看见什么东西了——比如说一把刀子或是一把冰凿？”尼森固执地问。

克雷默摇摇头。

经过初步检查，显示出克雷默的身体情况稳定。尼森让人给他打了一针止痛，再次回到他的问题上：

“你难道没有想过可能是一把刀吗？”

“我想不是。那东西更粗糙……我当时伸着手，有人把我的手抓住。我看见一样白色的什么东西，接着整个手臂就像被电击了似的。”这时止痛剂开始起作用了，克雷默脸上又有了血色。

“我不明白，什么是白色的？”尼森说着，手还是压在克雷默腕部的纱布上。

“我不知道。可能是个男人的衣袖。我真的不

知道……”

尽管从尼森手掌下面的纱布绷带里仍有少量鲜血继续渗出来，但克雷默的生命却好像不会有什么危险了。医院的一些工作人员回到自己的日常岗位上，大多数人还在那里徘徊观望。不用说，克雷默遇刺的消息已经在 13 层高的医院大楼里不胫而走，各种传闻也接踵而来。病人、探视者，还有医院的工作人员都来到门厅，就为了亲眼看一下或者是说上两句自己的看法。不一会儿，那块小小的地方竟已人头攒动。对大家来说，这也不啻是一次难得的额外休息机会。

克雷默的忧虑并不像他周围的人那样很快就消失了。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他记得向欢迎人群伸出手，不知从什么地方被刺了一下，然后被推进一辆汽车，风驰电掣地驶到了急诊室。他想起了鲜血从他一只手臂喷涌而出，另一只手按住伤口也止不住血。起先他认为是遭到了枪击，却记不起听见过枪响。他真的给弄糊涂了……

克雷默一向以冷静沉着而著称。他在法庭上绝少失言。最近在反对党提议召开的国会听证会上那紧张的场面中他镇静自若。在听证会上反对党对他怎么成了副总统候选人这一点表现出特殊的兴趣。在迄今为止的一连串竞选活动中他在许多次集会上曾面对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的激烈挑战，他们认为由国防部长来充当副总统候选人实在是有点讽刺意味。

克雷默今年 54 岁，可是看上去却只有 40 来岁。他那微微卷曲的黑发只是在鬓角处刚有一点儿灰白。只有他额头上深深的皱纹和眼角的鱼尾纹才显示出他的真实年龄。他形体消瘦，高高的颧骨，下巴前突，那个大鼻子在大学足球队和棒球队时曾两次骨折。直到参加竞选之前，他还定期参加手球运动以保持健美的体形。

过去 3 年半里，他一直是内阁成员，先是司法部长，后改任国防部长。如果不是现任副总统突然患病不能参加竞选的话，他毫无疑问会在现任职位上再干 4 年的，对此他也心满意足了。从民意测验来看，总统和由克雷默作副总统候选人的这一对搭档在竞选中处于领先的地位，并且声势不断壮大。急剧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冲击着整个社会。人们似乎感到总统即使还没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但至少他是朝着解决问题前进了一步，因为他已经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和大胆手段。老百姓似乎把他看成是个伙伴而不是个替罪羊。

至于克雷默，他那踏实的作风，冷静的性格和温和的语调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再加上他那充满自信、粗犷朴实的外表。当然，也有些人对克雷默的政策耿耿于怀，而克雷默可以同他们辩论，态度坚决而使人信服，特别是在个别商讨的情况下。克雷默这个真正的和平主义者积极为和平创造条件，毫无保留地帮助他的国家保持一个全面的军火库以抵销对手的优势取得平衡。克雷默既不主张炫

耀武力，也不是个粗鄙的右翼分子。他认为要保持缓和的微妙局势，最好的方法就是均衡，不能让一方跑到前面，觉得对手无力报复而做出危险的挑衅行为。在冷战时期，这种愚蠢的竞争没有受到任何国际间的约束。克雷默认为当今依靠相互间的军备控制条约来谋求和维持和平才更为现实，更有希望，更为成功——只要美国不在协议里让自己成为一个弱小的伙伴。

当然在另一方面，克雷默的职务似乎更偏重于枪炮而不是黄油。有人说要保持这两个方面的平衡是很难做到的，尽管国会山的绅士们为了讨好选民会说上一些漂亮话。国防部长自己也同意这种看法。然而克雷默并没有低估黄油的作用，事实上他坚信要是世界上再发生一次大动乱的话，原因只会是食物短缺而不会是思想意识或者领土主权之争。基于这种想法，他反对向正在闹饥荒的敌人提供军火。他宁可运送食品给他们，让他们填饱肚子而不是充实军火库。他还认为那些严重人口过剩的国家在要求得到美国的援助之前，应该采取强硬措施控制人口出生率——他的这个主张在许多好意的人们眼里被认为是过于严厉了。但是，即使是反对克雷默和他的政策的那些人，除开极个别的，也都对他的真心实意和良好愿望表示出敬意。

“你可没让我们少担心呀，先生，”威林医生又长舒了一口气。“我满以为你会比现在的情况糟糕得

多哩。”

这位年轻的住院医生在副总统候选人手腕上新的静脉滴注点下方缠上了一根橡皮止血带。当手臂的静脉隆起后，他用酒精棉签把周围皮肤擦拭干净，然后取出一具空针和3支供检验作的试管。

一开始克雷默听着这位医生的话有些发笑，但是当尖尖的针头穿透皮肤扎进隆起的血管时，却一阵刺痛，他的笑容也随之消失了。不一会儿，红色的血液流进了第一个试管。

威林采集了够3个试管的血样，止住了进针点的出血之后，他的同事赫伯特医生接过头来，把冷冰冰的心电图金属电极连接在四肢肢端，又把6个小吸盘贴在克雷默胸前。心电图机已经预热，只需按下开关就行了。薄薄的纸带从记录屏前走过。其踪迹表明除了心率稍快之外，伤势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心脏。

几分钟后，克雷默的脉搏跳动次数逐渐降回到正常的每分钟80次，但他的血压却仍然稍偏高。尼森立即问他从前是否有过血压不正常的情况。克雷默回答说没有。这样他的脉搏、呼吸、血压、体温这几方面的情况被认为是稳定的消息传给了那些正焦急等待着的记者。

接着尼森医生要来了缝合的手术器械。他带上珠宝商人用的眼镜，用一根细如头发丝的黑线开始缝合被割开了的动脉。他像做儿童拼块游戏那样全神贯注地使细小的创面吻合。威林站在他身旁做助